



柴事如烟

欧阳宗岩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娘最懂开门头件事的紧要，七岁那年，说男孩子应早点学会担当，就让我跟着她进山。砍柴，便成了我这村娃学余的必修功课。

娘说烧柴得有个讲究，茅柴烟多不经燃，用来煮饭煮猪食；来了客，得烧棍柴，莫烟着客人；过年了，更得烧好棍柴，千万莫熏了祖先。为讨娘欢心，周六放学早，我就在界外砍担湿茅柴；周日天气好，我就翻过界顶去山内砍担干爽的棍柴。

砍着砍着，我便熟悉了山路柴路，练就了肩力脚力。今天说要砍担杜鹃，下午一定挑担两头齐、超过体重的纯杜鹃回来；说今天砍桔木，其它杂柴则视而不见。但我最爱砍栗柴，栗柴一燃烧，红亮亮的火会不时“滋滋”地笑。娘便说，今日火在笑，明日客来找。我盼着来客，客一来就能开个荤。

我越砍越上劲，越砍越起瘾。十五岁那年暑假，连砍十几天都不肯休息。这天起床时灰蒙蒙的天似要下雨，心想得停一天了。谁知早饭后，云开天又晴。我急忙换鞋去取刀，可到处没有看见，原来是娘想让我歇一天而藏起了我用惯的刀。

那天的柴砍得有点多，挑着走了不过三里路，一捆柴断了捆条。砍根绵竹破节时却用力太猛，左手食指顿时血流如注。我慌忙解下黄布裤带包扎，可殷红

的鲜血还是渗过裤带不停地滴啊滴，滴啊滴！

我手足无措，呜呜大哭。

这时，一位腰挂柴刀肩扛锄头的老农走上山来。他听到哭声，跑到我身边一看，锄头一扔，扑向一丛桔树，两手快速地采摘树叶塞入嘴中。他边嚼边解开我那浸满鲜血的裤带，将嚼烂的叶浆吐敷在伤口。“噗！”“噗！”他一边吐着残渣一边撩开衣角，“吱”的一声，将白内衣撕下一块，边包扎边问我家住哪。我回答后求助地望着散乱的柴棍。他读懂了我眼里的期待，取出刀，砍了两根小杂树连接着将柴捆好，再用扞担串起。他指着山脚的房子说，天不早了，我儿子在家，你今晚就住到我家，明早他出山买化肥，顺便送你一下。

我瞅着那一脸的热诚使劲点头。走到山脚，我朝屋内看了看，没有人影，只有袅袅炊烟自后屋飘出。失血后的饥饿令人疲惫，放下柴担，我捧起溪水猛喝。突然，我想起了娘。此刻，她是否在屋前翘首？我打起精神，挑起柴坚定地走向九公里外的家。

“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携友来到雪峰腹地宝瑶。举目四顾，偌大的古寨竟不见炊烟袅袅。在“咚咚农家”用餐时，我诧异地问起。美丽的店主自豪地说，我们已基本不烧柴火，家家都有电饭煲和液化气。

呵呵，昨日柴事已如烟，乐在福中浑不知。我伸出左手，动情地说起40年前的柴事。

挑着娘的生日回乡(外一首)

黄复兴

大清早
给娘打电话
问娘
今天是什么日子

娘说
是她的生日
我在城市这边笑
娘在乡村那头笑

挂了电话
我得杀鸡
清蒸
让娘的牙齿一碰鸡肉就碎

娘吃着
等于我吃
娘高兴
等于我快乐

娘开心地吃着鸡
我就在旁边闻着香味
娘饱了
我也感觉饱了

娘常说
这一辈子享了子女福
心满意足
到另外一个世界见父亲

我劝娘要活一百二十岁
娘在，家在
娘若在这个村子里弄丢日子
我的乡愁也就失去了韵味

老农的爱

冬天的田野
雪住了又来

拔节的声音
要等明年才回

老头收起农具
放牧牛羊
数着过年的日子
静夜抽着闷烟想远方

老汉杀了年猪
打了豆腐
做了糍粑
烫一壶重阳酿制的水酒

村口
往返好几趟
熬了一年的寂寞
希望在儿女们回家过年时

躯散

淡去的年味

张声仁

去年年底的那场大雪之后，老天爷好像变了个人似的，阴沉着个难看的脸，无停无歇的霏霏冷雨，绵绵不断。阴冷潮湿的日子，与朋友相聚，谈论过年，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有人说，现在这快过年了，大人们对置办年货，少了热情，在外打拼的小孩，对回家过年团聚也没多大兴致，年味越来越淡了。朋友的话，勾起了我对儿时盼望过年的美好回忆。

记忆中的儿童时代，一场大雪飘过，寒冬腊月便正式来临。天气越寒冷，乡下孩子们的心，越热烈。倒不是因为可以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寻找许多乐趣。而是可以享受一个很长的寒假，过一个欢乐的新年，嘴里可以吃到平时难以吃到的美食，身上穿起漂亮的新衣服。

腊八节一到，乡里人家，家家户户就会蒸好腊八豆豉。栏圈里喂养了一整年的大肥猪，便会拖出来，在众人七手八脚的帮衬下，屠夫师傅一刀下去，嚎叫的猪，一腔热血会洒在大木盆里。猪血是不能随便浪费的，它是做血粑的重要原料。血粑是俗称，大名叫猪血丸子，它是宝庆府名扬天下的土特产，下酒送饭的美味。过年猪是乡里人家眼里的宝贝。猪肉一块块地剥好，猪头、猪腿、猪耳朵等，都会用棕叶穿好，挂在灶屋里。灶火一起，温暖的炊烟，会萦绕在猪肉左右。看着一块块白净的猪肉渐渐变黄、变得乌黑，冒出一滴滴油来，乡人便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嘴馋了的孩子，便会猫咪般依偎在父母的身边，流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那挂在灶屋



里的物件。善解人意的母亲，会与父亲交换一下眼神，用刀子去把悬挂的猪肠割下一小段，去熏筛里面掏出几个血粑，用热水洗净，蒸在锅里。腊肠是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和豆豉同蒸。出锅的腊肠蒸豆豉，清蒸猪血丸子，浓香馥郁。孩子迫不及待，早吃得满嘴流油。父亲倒是不紧不慢，温一壶米酒，缓缓倒在碗里，吱吱地抿上一口，夹块血粑，眯着眼睛，细细品味。火塘屋里的小酌，拉开了腊月过年的序幕，大人们开始正儿八经地准备年事。

吃好了的孩子们，会一边打打闹闹做游戏，一边唱起了自编自演的儿歌：

二十四，祭灶司；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洗腊味；二十七，蒸甜酒；二十八，杀鸡鸭；二十九，样样有，年三十，放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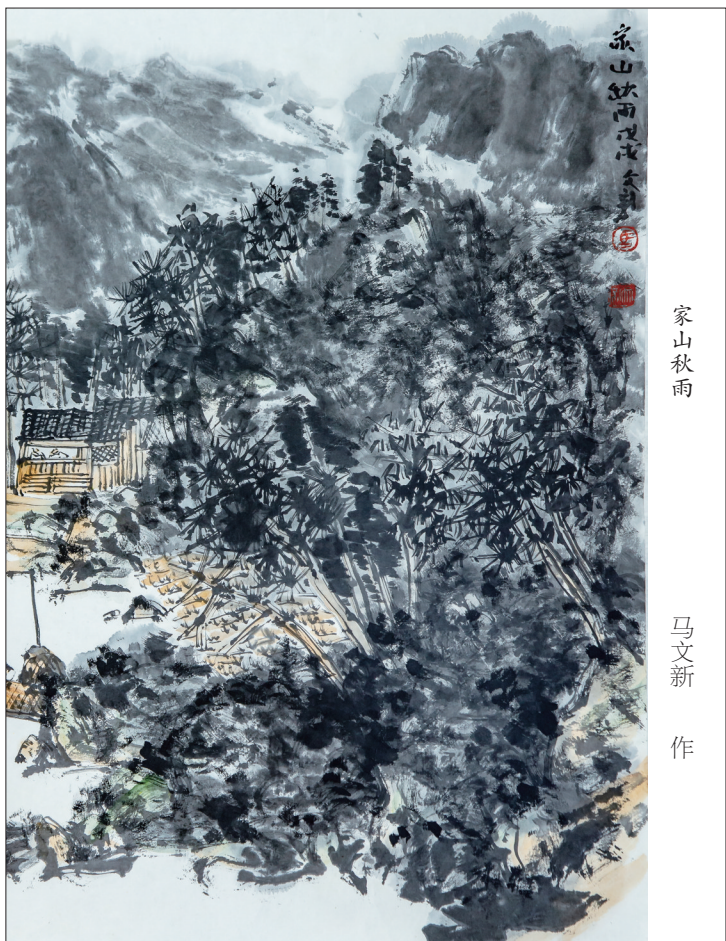
孩子们的儿歌，好像指挥棒，安排着大人们年前几天的工作。满脸喜气的大人们，虽然来去匆匆，却有条不紊地准备物品，办着年事。

到了年三十，一家老小，都团团圆圆地坐在了一起，按照长幼尊卑的秩序坐好后，长辈

们讲完了吉利的话，小孩子们便如扑向花丛的蜂蝶，围着一桌子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放开量，吃个不亦乐乎。

一餐团团圆圆的过年饭吃过之后，大人和小孩，都会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穿上新的鞋袜，戴上新的帽子。爱漂亮的女孩子，还会围上一条新的红围巾。头面一新的人们，欢天喜地，容光焕发，走村串户，相互拜年。每个人的脸上，看不出愁容，言语中没有抱怨和叹息。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饱穿暖，衣食无忧，是所有人的梦想。享受美食，穿上新衣服，这奢侈的享受，只有在过年，才能够成为现实。

而现在，吃和穿，都不用发愁了，美食想吃就吃，新衣想穿就买。令人刻骨铭心那饥饿的感觉，只存留在遥远的记忆之中。佳节临近，想亲人了，有电话，有微信，可以相互沟通。儿行千里母担忧，出门在外少不更事的儿女，对父母唠唠叨叨的牵挂，可能不耐烦了，就发一段穿得衣冠楚楚、吃得有滋有味的视频过来，说，一切好好的，看看，这下放心了吧！



家山秋雨

马文新

作